



戈洛夫廖夫老爷们



谢德林 著

●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戈洛夫廖夫老爷们

〔俄〕谢德林 著

杨仲德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М.Е.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ГОСПОДА ГОЛОВЛЕ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48

责任编辑：陈 馥

戈洛夫廖夫老爷们

Geluofuliaofu Laoyeme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字数239,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0 $\frac{3}{4}$ 插页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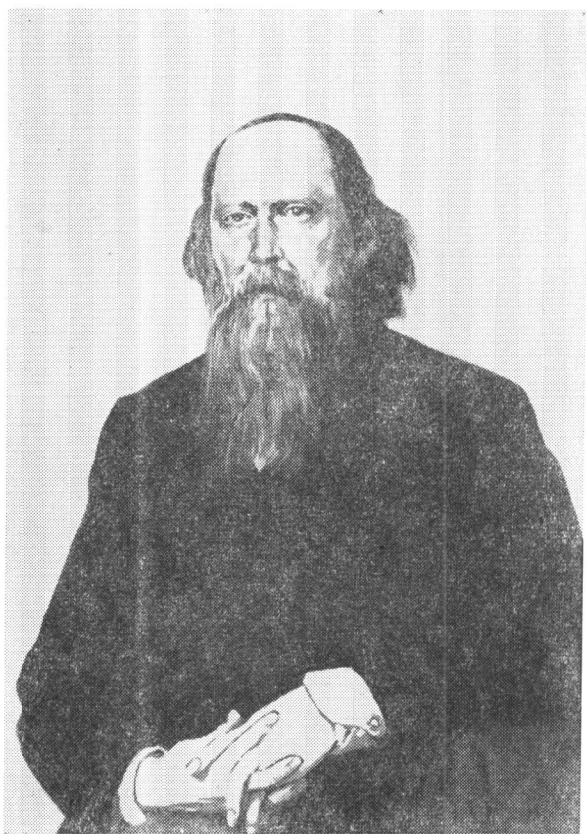
1985年4月北京第1版

1985年4月天津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3,900

书号10019·3745

定价2.15元



作者像



作者画像：柳成荫

目 次

家法.....	1
骨肉情.....	62
家庭的这篇账.....	115
亲甥女.....	168
违禁的家庭之乐.....	222
老绝户.....	255
算账.....	291
译后记.....	334

家 法

一天，远处田庄的庄头安东·瓦西里耶夫向女主人阿林娜·彼得罗夫娜·戈洛夫廖娃禀报上莫斯科去向那些凭身分证在外面居住的农民收税的事，在他禀报完了也获准退下的时候，突然不知怎的，站在那里踌躇起来，似乎还有什么话和事要说，就是拿不定主意。

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对自己身边得力的人，不但一眼就能察觉他们最微妙的动作，而且能看透他们肚子里在想什么，她马上不安起来。

“还有什么事吗？”她盯住了庄头问。

“就是这些了，”安东·瓦西里耶夫支吾其词。

“不用隐瞒了。还有呐。从你的眼里就看出来了。”

安东·瓦西里耶夫还是下不了决心说出来，他继续站在那里慢慢倒换着两只脚。

“说啊，还有什么事？”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声色俱厉地向他喝道，“讲，别吞吞吐吐了……吃里扒外的！”

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喜欢给她手下那些办事的、管家的人员起绰号。她把安东·瓦西里耶夫叫作“吃里扒外的”，倒并非因为确实曾经发现他有过什么背叛行为，而是由于他的口风不紧。他经管的田庄，其中心是个买卖兴旺的小镇，有很多茶坊酒肆，安东·瓦西里耶夫喜欢在那里喝喝茶，夸耀夸耀女主人神

通广大，而在这么夸耀的当儿，不知不觉就捅了漏子。阿林娜·彼得罗夫娜经常跟人打官司，而这个心腹人的多嘴多舌往往把地主太太的那些诡谲的计谋在付诸实行之前就泄露出去。

“事情确实有……”安东·瓦西里耶夫终于嘟囔着说了。

“什么？什么事？”阿林娜·彼得罗夫娜紧张起来了。

既是一个专权独行而且创造力又很强的女人，霎时间她给自己描绘了一幅各种各样跟自己作对的言论和行动的图画，并对这个想法信以为真，她脸也白了，霍地从安乐椅里站起来。

“斯捷潘·弗拉基米罗维奇把莫斯科的房子卖了……”庄头不紧不慢地回禀。

“噢？”

“是卖掉了。”

“为什么？怎么卖的？爽快点，说！”

“欠了债吧……照道理来说。好端端的，人家不会把东西给卖掉。”

“这么说，是警察局卖的了？还是法院？”

“事情是这样。据说，房子是八千卢布拍卖掉的。”

阿林娜·彼得罗夫娜颓然倒在安乐椅里，直愣愣地望着窗子。这个消息显然把她的知觉都夺走了。即使有人来报告，斯捷潘·弗拉基米罗维奇杀了人，戈洛夫廖沃村的庄稼汉造反了，拒绝服徭役，或者农奴制崩溃了，她也未必会失魂落魄到这种程度。她嘴唇发抖，眼睛望着远处，但是什么也没看见。她甚至也没有察觉，这时候小丫头杜尼娅什卡把东西藏在围裙底下冲锋似的从窗子边跑过去，蓦地瞥见女主人，顿时就地转过身来，慢悠悠地踱了回去（换了别的时候，这个举动准得给查问个没完）。但是她终于清醒过来，说：

“瞧他干的好事！”

接着又如暴风雨来临之前似地沉寂了几分钟。

“你是说，警察局八千卢布就把房子卖了？”她重新问了一遍。

“正是这样。”

“这可是父母的恩德呐！好……这个坏蛋。”

阿林娜·彼得罗夫娜觉得，既然知道了，就该立即采取措施，但是脑袋不管用，被相互对立的想法弄糊涂了。一方面她想：“警察局卖的，这不不是一分钟能办到。总得查封，估个价，然后出告示当众拍卖吧。只卖了八千卢布，可两年以前，为了这座房子她亲手把一万两千卢布只当作一个戈比捧出去。只要事先得到消息，知道了，她就可以拿八千卢布自己把它从拍卖场去要来了。”另一方面，她又这样想：“警察局只要八千就卖了。这可是父母之恩呐。坏蛋。为了八千卢布就把父母之恩卖掉了。”

“听谁说的？”她问，终于明白过来，房子既经卖掉，用便宜的价钱把它买回来的希望是永远没有了。

“伊万·米哈伊洛夫，那个开小饭馆的，是他说的。”

“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想必是害怕。”

“害怕：那我就让他怕个够！把他从莫斯科叫回来，来了就送兵役处当兵去！哼，‘害一怕’！”

虽然农奴制度已经奄奄一息，但它还是存在着。地主太太的花样百出的命令，安东·瓦西里耶夫听得够多的了，但当前这个决定如此出乎意外，竟使他为了难。这时，“吃里扒外”的绰号也不由得记了起来。伊万·米哈伊洛夫是个安分守己的人，谁也不会想到，他这样的老实人竟会遭到无妄之灾。何况这是他

的知交，又是干亲，突然要被送去当兵，只因为他，安东·瓦西里耶夫，是个吃里扒外的，没有把舌头管住！

“饶了他……伊万·米哈伊雷奇吧，”他恳求说。

“滚开……你还要袒护他！”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大发雷霆，声音如此严厉，他再也不敢进一步为伊万·米哈伊洛夫求情。

在把故事讲下去之前，让我先把阿林娜·彼得罗夫娜·戈洛夫廖娃以及她的家庭情况向读者作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已经到了花甲之年，还是精神矍铄，依旧习惯于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她铁板着脸，显得威风凛凛；戈洛夫廖夫家的偌大家业，什么事都由她一人作主；她离群索居，日子过得精打细算，近于吝啬；也不跟邻居来往，同地方当局倒是问寒嘘暖，关系满不错；对孩子们则要求听话，做到一举一动都要自问：好妈妈对此会说什么呢？总之，她的性格是独往独来，百折不回，几乎是刚愎自用，而她在整个戈洛夫廖夫家族里没有碰到一个人足以跟自己抗衡，也助长了这一点。她的丈夫是个浮躁轻佻人，成天喝得醉醺醺（怪不得阿林娜·彼得罗夫娜爱说自己既不是寡妇，也不是有夫之妇）；孩子们，有的在彼得堡工作，有的有乃父风，都成了“讨厌鬼”，不得过问家中任何事情。在这种情况下，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很早就感到自己孤零零的，说句实话，甚至不知家庭生活为何物，虽然家庭这个词并未从她的嘴里消失，而在外表上做到对家庭事业全力以赴，惨淡经营。

一家之长的弗拉基米尔·米哈伊雷奇·戈洛夫廖夫，从小以杂乱无章和淘气出名，在一向态度严肃、办事认真的阿林娜·彼得罗夫娜看来，就毫无可爱之处。他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多半关在书房里，不是学棕鸟叫，就是学鸡啼，或者埋头写些

所谓“自由体诗”。劲头一来，就吹嘘自己是巴尔科夫^①的老朋友，后者临死还给他祝福。阿林娜·彼得罗夫娜一开始就不喜欢丈夫的诗，她把这些诗叫做下流东西、小丑腔调，而弗拉基米尔·米哈伊雷奇之所以结婚，只是为了身边有个人来听他念念诗，因此口角相争不用多久就发生。争吵越来越忙，越来越凶，直到妻子这一方对小丑丈夫完全冷淡，不屑一顾，而丈夫那一方真心诚意地憎恨妻子（不过这恨里包含着很大部分怕在内），才算结束。丈夫管妻子叫“妖婆”、“魔鬼”，妻子则把丈夫叫做“风车”、“没弦的琴”。在这样的关系中，他们共同生活达四十年之久，两人谁也没有想过这样的生活是否合乎情理。寒来暑往，弗拉基米尔·米哈伊雷奇的捣乱劲儿不仅没有减退，反而变本加厉，显得更加可恶。除了学写巴尔科夫体诗之外，他喝起酒来了，还喜欢躲在过道里吓唬仆妇和丫环。起初，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对丈夫的这个新玩意儿表示厌恶，甚至有点儿激动，不过这种激动与其说出于单纯的嫉妒，不如说来自权势的习性，很快她就不予计较，只是注意着不让那些下贱的丫头给老爷送酒。从此以后，她就死了心，断定丈夫不是她的志同道合的伙伴，而把全部精力倾注在使戈洛夫廖夫的家业兴旺发达上来，确实，在四十年的夫妇生活中，她成功地把财产增加了十倍。她以惊人的毅力和敏锐的目光窥伺着远近各个庄子，暗中探听那些庄主们同监管委员会的关系，而且总是在紧要关头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拍卖场上。在这个狂热地追求财富的漩涡中，弗拉基米尔·米哈伊雷奇落在后面越来越远，终于销声匿迹。到了这个故事开始

① 伊·巴尔科夫（1731或1732—1768），俄国诗人，翻译家。作为诗人，巴尔科夫主要被目为色情诗人，所写艳情诗以手抄本广泛流传，称为“巴尔科夫体”，这里的“自由体诗”也就是“巴尔科夫体”的意思。

的时候，他已经是个老废物，几乎卧床不起，如果偶尔走出卧室，唯一的目的地也只是赶到妻子那里，轻轻推开门，探头进去骂一声“魔鬼”，就溜回来。

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在孩子们身上享的福也大不了多少。她独往独来的天性太强了，也就是生就所谓光棍的命，对孩子们，除了当作赘疣，再也不能有其他看法。当她一个人算着账、进行经济活动的时候，当谁也不来打扰她同庄头、村长、管事等人谈生意经的时候，只在这样的时刻，她才轻松地舒气。在她的眼里，孩子只是命定的生活要素中的一项，对于这些要素，她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加以反对，但是它们也拨不动她心上的任何一根弦，因为这颗心已经完全奉献给兴家立业的数不尽的琐事了。孩子一共有四个：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和女儿，她提都不愿意提；对小儿子则不大在乎，只有对二儿子波尔菲沙，倒也不是喜欢，而象是有点儿害怕了。

斯捷潘·弗拉基米罗维奇是老大，在家里以浑球和捣蛋鬼出名。他很早就落入“讨厌鬼”的行列，从小在家里的地位既是贱民，又象个小丑。偏偏这孩子天分很高，周围环境的影响他非常乐意接受，而且接受得很快。从父亲身上他继承了花样百出的淘气劲儿，从母亲那里他承袭了迅速摸出人的弱点的能力。由于前一种德性，他很快成了父亲的宠儿，而母亲也就更不喜欢他。阿林娜·彼得罗夫娜时常外出办事，这当儿，父子俩就在挂有巴尔科夫像的书房里，关起门来读读放荡不羁的诗，说说闲话，其间被说得特别不堪的是“妖婆”，也就是阿林娜·彼得罗夫娜。但“妖婆”也真鬼，凭直觉就猜到他们在搞什么名堂：她让车子悄悄走到台阶跟前，自己跼着脚尖来到书房门口，把他们在里面的谈笑听个一清二楚。浑球斯乔普卡逃不了一顿狠打，但他

毫不气馁，打也好，骂也罢，他都无所谓，不过半个小时，他又去惹是生非了，不是把小丫头安纽特卡的头巾剪碎，就是逮些苍蝇放到好梦正酣的瓦休特卡的嘴里，再不然就钻进厨房，抓一块馅儿饼（阿林娜·彼得罗夫娜为了节省，只让孩子们吃个半饱），马上跑去分给兄弟们吃了。

“宰了你，”阿林娜·彼得罗夫娜经常骂他说，“宰了也没事，皇上不会要我抵命。”

这种经常的屈辱加在一个软弱而又无所用心的人身上，是不会白白过去的。它不会招致怨恨，也不至于引起反抗，而是造成这样一种性格：奴颜卑膝，随声附和到插科打诨的地步，不知道什么是分寸，不懂得什么叫高瞻远瞩。这种人，任何影响都乐于接受，什么勾当都干得出来，酗酒，摇尾乞怜，当小丑，甚至犯罪……

斯捷潘·戈洛夫廖夫二十岁在莫斯科的一所中学毕业，接着进了大学。大学生活在他是很苦的。首先，他妈给的钱刚够他不至于挨饿；第二，他对劳动丝毫不感兴趣，可是他身上却蕴藏着一种歪才，主要表现在极强的摹仿能力上；第三，他有一个毛病，就是喜欢赶热闹，斗室独处，那他一分钟也受不了。因此，他就甘心去扮吃白食的门客这种卑贱的角色。由于他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凑上趣儿，很快得到了有钱的大学生们们的欢心。这些阔少爷虽然容许他进入自己的圈子，心里却都明白，他并不能同他们平起平坐，只是一个小丑而已，他的身分也就这样确定了。一旦落到这个地步，势必越陷越深，到第四学年终了时，他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丑。尽管如此，靠了开夜车和过耳不忘的能耐，他竟然考试及格，取得了学士学位。

当他带着文凭来见母亲的时候，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只是

耸耸肩，说了声：奇怪！她留他在乡下住了个把月，就送他上彼得堡，规定一个月给生活费一百纸卢布。这样在司局和公事房之间的流浪就开始了；他没有靠山，也根本没有个人奋斗的志向。年轻人游手好闲，无所用心，早已失去集中思想的习惯，即使搞个事由、写写“等因奉此”之类的官样文章也无法胜任。斯捷潘在彼得堡混了四个年头，终于认清楚，他只能当个公事房的小吏，有朝一日爬上更高位置的希望，在他是不存在的。对他的牢骚，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回了一封严厉的信，开头就说：“果然不出所料”，结尾是命令他去莫斯科。在那里，由她所信任的农民们开会议决，给浑球斯乔普卡在贵族法院谋个职位，由一个历来经办戈洛夫廖夫家案件的录事管教。斯捷潘·弗拉基米雷奇在贵族法院里干了些什么，品行如何，那可不得而知，不过三年以后，他就不在那里了。这时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决心采取极端的措施：她“扔了一份儿给儿子”，不过这同时应该理解为母亲对他的“祝福”。这一份财产就是莫斯科的那所房子，阿林娜·彼得罗夫娜花了一万两千卢布买来的。

斯捷潘·戈洛夫廖夫生平第一次轻松地舒了一口气。这所房子一年有一千银卢布的出息，比起先前那笔钱来，这个数目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财富。他喜出望外，吻了吻好妈妈的手（“得了，浑小子，记住，其他东西你就再也别指望了！”阿林娜·彼得罗夫娜这时候说了这么两句话），保证不辜负对他的恩情。可惜他是如此不善于同钱打交道，又把现实生活想得天花乱坠，这一年一千宝贵的卢布在他手里很快就花光了。不过四、五年光景，他就彻底破产，当时正在编组非常后备军^①，他只好高高兴兴，当作

① 指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时期组织的非常后备军，贵族青年不愿去的，就找个破落户贵族作替身。

替身，前去投效。后备军才开到哈尔科夫，和约就签订了，戈洛夫廖夫重新回到莫斯科。这时他的房子已经卖掉。他身穿后备军制服，不过已经磨得很破，脚上是大皮靴，口袋里装了一百卢布。他拿这笔钱当作本钱去碰运气，就是说进了赌场，很快输得精光。于是他就去找母亲手下那些在莫斯科安下家业的富庶农民，这家吃顿饭，那家要些烟叶，再向另一家借些零花钱。终于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一天。他已经快四十岁，不得不承认这样流浪下去不是他经受得了的。只剩下一条路——回戈洛夫廖沃……

在斯捷潘·弗拉基米雷奇下面，戈洛夫廖夫家就数女儿安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最大，她也是阿林娜·彼得罗夫娜不愿意提起的。

症结所在，是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对安努什卡^①抱有企望，可安努什卡不但辜负了她的期望，反而出乖露丑。女儿在贵族女子中学毕业以后，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就把她安顿在乡下，一心想使她成为不花钱的家庭秘书兼账房。不料一天夜里，安努什卡跟一个骑兵少尉乌兰诺夫从戈洛夫廖沃逃走，同他结了婚。

“噢，没有父母的祝福，就象狗似的结婚了，”阿林娜·彼得罗夫娜为了这件事埋怨说，“还算好，在祭坛前举行了婚礼。换一个只想占便宜的，——可有这种人呢！——你能拿他怎么样！”

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对女儿也象对讨厌的儿子一样坚决：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扔了一份儿给她”。她给了女儿五千卢布、一座田庄、三十个魂灵^②。田庄上的房子没有一扇窗户不透风，没有一块地板没窟窿。只两年，年轻夫妇就把本钱吃光，骑

① 安努什卡是安娜的小名。

② 俄国地主对农奴的一种说法。

兵少尉扔下安娜·弗拉基米罗夫娜和一对孪生女儿安宁卡和柳宾卡，不知去向。再过三个月，安娜·弗拉基米罗夫娜自己也死了，这两个无父无母的孤女，不管阿林娜·彼得罗夫娜愿意不愿意，都得收留下来。她把她们接来，安顿在厢房里，派了一只眼的老妈子帕拉什卡照看她们。

“上帝大慈大悲，”当时她说，“两个孩子能吃多少面包啊，我晚年倒有了安慰！上帝收走了一个女儿，却给了两个。”

同时她给二儿子波尔菲里·弗拉基米雷奇写信说：“你姊妹活着丢人，死了坑人，扔下两个崽子吊在我的脖子上……”

总之，尽管说起来似乎刻薄，但是说句实话，就得承认：这两件事，到头来都“扔了份儿”的，不但没有使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在经济上受到损失，反而因为减少了分肥的人数无形中又使戈洛夫廖夫家发了一笔横财。阿林娜·彼得罗夫娜是个规矩极严的人，既然“扔出了份儿”，她就认为自己对那两个讨厌的儿女已经尽到了责任。即使有时想到一对孤苦的外孙女，她也从来没有考虑过以后是否还得分一些给她们。她努力做的只是使安娜·弗拉基米罗夫娜分得的那一小份产业尽可能多一些出息，存到监管委员会去。同时她说：

“这些钱，我都给两个苦命孩子存着，她们吃的用的，我分文不取。我给的粗茶淡饭，上帝会偿还我的。”

最后是两个小儿子波尔菲里^①和帕维尔，他们都在彼得堡做事：前一个在民政部门，后一个在军队里。波尔菲里已经结婚，帕维尔尚未成家。

波尔菲里·弗拉基米雷奇，在家里有三个外号：犹杜什

① 波尔菲里是大名，其小名是波尔菲沙。

卡^①，吸血鬼，直心眼儿的孩子。这三个外号都是童年时代由浑球斯乔普卡给起的。他从小就喜欢围着亲爱的朋友和妈妈转，表示亲昵，偷偷地吻她的裙带，有时候还凑到她耳朵边轻轻说几句话。他还会不出声地推开妈妈房间的門，不出声地走到屋角里坐下，象着了魔似地盯住母亲，看着她写字算账。但是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在那时候就对儿子的这种亲昵感到怀疑。在那时候她就觉得这种盯住自己看的目光是个谜，她无法断定，他身上发出来的是什么东西，阴毒呢，还是孺慕之情。

“我真不懂，他的眼睛怎么能这样，”有时候她暗自寻思，“他看着我，仿佛就要把套索向我扔来似的。放毒，勾引人，也正是这样的。”

这一来，她就想起了当初怀着波尔菲沙时的一些意味深长的事。那时候她家里有个老头儿，是个虔诚的教徒，能够未卜先知，人们都叫他怪老头波尔菲沙，每当她想知道前途如何的时候，总是去找他。一天她问老头儿，自己是否就要生产，上帝赐给她的是男还是女，老头儿并不正面回答，而是学公鸡叫了三声，然后唱道：

“小公鸡，爪子尖，公鸡瞪眼，吓了母鸡，母鸡咯咯啼，后悔已不及。”

就是这一些。过了三天（灵吧，叫了三声！），她就生了个儿子（灵吧，小公鸡嘛！），为了对未卜先知的老头儿表示敬意，就给孩子取名叫波尔菲里。

预言的前一部分应验了，但是“母鸡咯咯啼，后悔已不及”这

① 犹杜什卡是译音，意思是小犹大。犹大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耶稣，使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叛徒的典型。这儿的犹杜什卡也已成了俄国文学塑造的典型之一，而其内涵大大超过了犹大，因此采用音译。

两句神秘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当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偶一抬头，瞅见波尔菲沙坐在角落里向她射出谜一样的眼光时，她就思索起来。

波尔菲沙还是温顺沉静地坐在那儿望着母亲，他专心致志地望着，瞪得滚圆、连眨也不眨的眼睛里闪着泪花。他似乎看出母亲满腹狐疑，就检点自己的行动，叫那种从鸡蛋里都能挑出骨头来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他的温顺面前无计可施。他甘冒使母亲厌烦的风险，经常在她的眼前打转，仿佛在说：你瞧，我什么也没隐瞒吧，我多么听话，多么忠诚啊，我听话不是因为害怕而是懂事。尽管她心里老是嘀咕，波尔菲沙这个恶棍不过是摇尾乞怜，他的眼睛可觑准了要把套索扔过来，但他是如此舍身忘我，母亲的心也就撑不住了。她的手不由自主地在菜盘里挑选最好的一块夹给宝贝儿子，虽然只要见到这个儿子的面，她的心头就会升起一种模糊的恐惧，象碰到了什么神秘的坏东西。

他的兄弟帕维尔·弗拉基米雷奇同他刚刚相反，是那种丝毫没有作为的人的最完整的体现者。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对什么也不感兴趣，既不想念书，也不愿意玩儿，也不同别的孩子在一起，只喜欢独自一人待着，离开人们远远的。他时常蹲在角落里，撅起嘴胡思乱想。他觉得他燕麦面吃得太多了，腿才长得这么细，书也念不进去。他又觉得自己不是贵族子弟帕维尔，而是牧童达维德卡，额头上也长出了个瘤子来，跟达维德卡一样，达维德卡把长鞭子甩得噼啪响，就是不读书。有时候，阿林娜·彼得罗夫娜瞅瞅他，瞅着瞅着，她那母亲的心头就有一股无名火升了起来：

“你干吗这么气鼓鼓的？！”她忍不住对他嚷了起来。“小小年纪，你身上的毒就发作起来了！从来也不到妈妈身边说，好妈